

主·題·演·說



主題演說：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的根本特質

樓宇烈

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

佛教到了中國，是有很大的變革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，佛教的理念、思想更適合中國文化的環境。佛教在印度的社會文化環境中，它不是主流，它是一個異端。因為它跟印度的主體、主流文化是相背離的。所以佛教根本的兩個理念、根本的兩個理論跟印度的主流文化相對抗的。

因為印度的主流文化是講神創世界，當然它不是一神論，而是多神論，它強調人的命運、人的輪迴、命運的決定全掌握在神的手裡面。佛教恰恰提出了根本對立的思想、不同的理念。

第一，佛教認為世界是緣起，不是神創，世界是自然發生的。但在自然發生中間，在佛教裡面，緣起的思想更強調佛教必然的連繫。對緣起論的根本的、核心的說法是「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」，它側重強調事物之間必然的因果關係，並從根本否定了神創的世界。第二，人的命運是掌握在神的手裡嗎？不是，人的命運是掌握在每個人自己的手裡。你造什麼樣的業，做什麼的因，你就會受什麼樣的報，結什麼樣的果。所以，佛教的核心人生觀就是：因果業報，自作自受。

就這兩點來講，佛教如果背離了這兩點，那就不是佛教。所以「緣起性空、因果業報」就是佛教的核心、根本問題，這在中國的文化環境裡面是契合的，完全跟中國的傳統結合在一起。很多人認為，佛教在印度的消亡，是因為伊斯蘭教的進入，其實不是這樣的。佛教在印度的消亡，原因在於佛教在發展過程中，逐步地消退了它的特色（即剛才那兩點），慢慢的，人們受到印度主體文化的影響，把活菩薩當成為了救世主，大家依賴於活菩薩來改



變自己的命運，因為印度佛教消失了自己的根本特質，才逐漸消亡了，我們應該看清這個歷史發展過程。所以中國的佛教，不能還原到印度佛教去理解和研究。我們在研究中國佛教、探究中國佛教過程中，應該抓住佛教的根本特質。

一、出世不二，煩惱即是菩提

那麼中國佛教有什麼特質？近代太虛大師講的，中國佛教的特質是「禪」。這個禪，就是禪宗，不是一般的禪。本來這個禪在印度就不是佛教創造的，它本身就是普遍的、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修行方式。

禪宗的禪才是中國佛教的特質。這個禪是在我們的生活中間，處處都有的。禪宗講「時時有禪，處處有禪，事事有禪」，它是不離生活的，應該說是佛陀當年體悟到的一個根本的精神。佛教、佛法就是在生活中間體悟出來的。我們從生活中，體悟到了生老病死種種的煩惱和痛苦，所以我們也要在生活中去解決這些生老病死的痛苦和煩惱。但是我們一般的人認識不到這種世界的本質、生命的本質，所以就不斷地在生死輪迴中，去經受生老病死的煩惱和痛苦的過程。

佛教在印度的發展歷程中，到了大乘佛教，特別是中觀與中觀的理論發展起來後，已經打破了所謂的「出世」和「入世」的結界。《維摩詰經》講得很清楚：「佛即是性空，即出宗教，是出世不二。」非常強調佛法和世界不是隔離的。這個情況從佛教剛傳入中國的時候也產生過誤解，經歷長時間的磨合和討論，慢慢發展到了禪宗，明確地提出了這樣的概念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」，禪宗將這種問題闡釋得非常明確。佛就在你心中，彌勒就是眾生。所以永嘉禪師到了惠能禪師那裡，一夜就理解了「行也禪，坐也禪，體默動靜體安然」的思想。這種安然不僅是在坐中、臥中、靜中可以得道，在行中、在雨中也可以得道。

我就借用三位禪師的三句話，來構建禪宗的入門修行次第。

第一句是趙州從諗和尚的話。我們都知道「吃茶去」這句話。「吃茶去」是他的一個說法，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他說的另外一句話，「做本分事」。你不要因為修禪，就胡思亂想把本分事丟在一邊，那能修得成嗎？那修不成。他之所以讓你吃茶去，實際上吃茶是當時寺廟最最普通、平凡、時刻都在做的事情。所以趙州和尚有人參訪、問他如何修禪，他都要給別人說「吃茶去」、「做好你的本分事」。把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做好，做好你的本分事，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它告訴我們就在人間修，才是一個學佛者。

第二句話是馬祖道一的「平常心是道」。佛教最重要的就是要回歸到一種平常心。什麼是平常心呢？馬祖道一講得很清楚，「所謂平常心，就是沒有分別心」。我們人呢，要沒有分別心是很不容易的，因為我們的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六識，功能就是分別。也是這種分別，讓我們產生了種種的喜怒哀樂，由分別心形成了執著心，由執著心生出種種的煩惱，得到了就欣喜，失去了就煩惱。平常心就是要像一個嬰兒一樣，剛來到這個世界上，一點分別都沒有，所以馬祖道一講「平常心是道」。

二、持平常心，放下執著自在

即使我們做好本分事，有人誇獎你，有人說你做給別人看的，你這個時候會不會動心？如果有動心的話，就是沒有進步；如果寵辱不驚，那才是一種平常心。以上，我們從「做本分事」說到了持「平常心」。

第三個步驟，就是黃檗希運「做自在人」。什麼叫做自在人呢？就是一種「終日吃飯未曾嚼一粒米，終日行走未曾踏著一片地」，不僅不計較我吃的什麼、我走的什麼路、吃過什麼東西，沒有計較，而是根本就沒有吃的米、沒有走的路。就是說，從消除分別、執著，到最後都能放下，就成為一種自



在了。

禪宗講得非常清晰，怎麼從現實的生活做本分事、持平常心到做自在人，這些都在生活裡，這是中國文化產生的影響。在中國文化環境中，我們更重視現實的生活，所以把這種信仰、理論、關懷，運用到我們的生活實踐中去。所以我們不應該只「仰止唯佛陀」更應該「完成在人格」，太虛大師的這句話是非常精采的。從信仰方面是「仰止唯佛陀」，但是在實踐方面是「完成在人格」。

「人圓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。」人做圓滿了，你就是佛，覺悟人生了。在覺悟人生的基礎上，我們奉獻人生，在奉獻人生的過程中，我們又覺悟人生，把這兩種思想結合起來。所以我覺得，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的根本特質。

三、學佛行佛，才得發展未來

近代重新把人生佛教、人間佛教提倡起來，是因為太虛大師看到了人生佛教變成為死人服務的佛教，他希望能夠重新服務人。太虛大師說得很清楚，人生佛教倒過來也可以講「生人佛教」，就是活著的人的佛教，由此推廣到人間佛教，在整個社會中取得成功。我們研究中國佛教不能離開人間佛教的特點，只有這個才是佛教的根本特質所在。

所以我講，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，總體上講人間佛教已經是兩岸四地共同的佛教發展理念，但在實踐的中間，依舊還有很大的距離，我們還需要不斷地研究和探討人間佛教的理論，更要去實踐人間佛教的理論。

星雲大師在這方面做出的貢獻是非常有意義的，他是人間佛教的實踐者，給我們很多的啟示，給我們很多引導，也可以說他就是一個活菩薩，開示我們對佛教真正的認識。人們如果真的能夠認識到這一點，人們如果能夠真的將其融入到生活之中，相信我們每個人都很有收穫。但是我們看到，人

們依舊把學佛、拜佛主要的方向放在「求佛」上。我們學佛、拜佛是為了「做佛」。所以活菩薩的「再來」就是你的再來。我認為只有這樣，中國的佛法、中國佛學才有它存在的意義，才有發展的未來。

四、生活實踐佛法，人人成佛

最近經常有人問我：「如果學了佛好像什麼就可以不努力了，讓我們把什麼都放下，那我們人生幹什麼？」這種對佛法存在的誤解很多很多。這就需要我們有志之士，努力地把中國佛教實踐的精神在生活之中發揚。

現在還有很多人甚至認為，人間佛教把佛教的神聖性降低、掩蓋了，我認為這實際上是用西方的宗教理念來認識宗教世界。西方的理念是神聖與世俗二元對立的，它在人間是一種對立的狀態。而在中國文化中，我們是希望人人成佛，所以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人聖性的問題，不是神聖性的問題。

我們人生在何處成就？是在生活化的語境之中成就。離開了生活，哪裡來的人生呢？所以我們不能再用西方的理念來詮釋中國的宗教，特別是佛教。我也就今天這些感慨吧，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多多指教。